6.24一日震三國 敲響警鐘

文/陳靜

6月24日傍晚，委內瑞拉北部分別發生了7.2級與7.5級地震，前後只間隔了39秒鐘。這兩起強震均屬極淺層地震，大地不只是晃動，而像是被無形巨手狂暴地撕裂開。

Miguel MEDINA / POOL / AFP via Getty Images



▲ 6月24日，委內瑞拉瓜伊拉州卡拉瓦列達發生兩起地震，建築物損毀嚴重。

委國雙子強震 間隔39秒

由於震區多爲人口稠密城鎮，災情慘烈得令人不忍目睹。網上流傳的一段拉瓜伊拉街頭視頻中，在短短一分鐘的行車畫面上，路旁建築幾乎無一倖免。

那些原本傲立在街頭、超過兩層樓高的水泥樓宇，大半已淪爲瓦礫廢墟。

一棟22層高的住宅大樓在衆人的尖叫聲中瞬間垂直垮塌，整座城市迅速被滾滾沙塵所吞噬；地面裂開如深淵般的大口子，國際機場全面癱瘓，斷水、斷電、斷網，整個城市好像瞬間停擺。

破裂的瓦斯管線在廢墟中引發了多處大火。委內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的夜空，被火光映照得如同血色戰區，廢墟四處閃著令人絕望的火星。

此時，最悲慘的一幕在黑暗中上演，由於該國長期的經濟崩潰，專業救援隊伍，甚至連像樣的應急照明設備、起重機具都拿不出來。

心急如焚的搜救人員只能藉助手機屏幕微弱的光，在漆黑一團的混凝土石塊與鋼筋網中，徒手、滴著血去扒開混凝土，試圖拯救地底下的生命。

6.24全球板塊集體怒吼

這不僅是委內瑞拉一國的悲劇，而是一次波及全球的地殼大振動。6月24日這一天，在地球板塊運動的史冊上注定是極爲罕見，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。全球範圍內，短短24小時內，接連發生了三起強烈地震。

除委內瑞拉外，遠在東半球的日本岩手縣，爆發了6.7級的強震，強烈的震感直接波及了數百公里外的東京都市圈；而與此同時，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也傳來了5.6級地震的消息。

東亞、北美、南美，三個原本相距萬里的板塊，幾乎在同一天發出了低沉的怒吼，民間輿論還有地質學者紛紛驚呼：這眞是「千年一遇」。大自然似乎在用一種極具震撼力的方式，向自命不凡的現代文明發出強烈的警告信號。

一天三起地動山搖，大自然輕輕一抖，那些耗資千百億、凝聚了無數尖端科技的人類文明，瞬間化作一地瓦礫。

其實，天災的背後，往往伴隨著人心的失衡與道德的崩潰。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的是「天人合一」、「天人感應」。下面給大家講一個發生在中國清朝時候的地震故事：「牛鳴地裂，1850年寧遠大地震與神仙預警傳奇。」

神秘讖語 街頭的瘋言狂語

公元1847年（清．道光廿七年）秋天，四川省西昌市一帶（當時稱爲寧遠府）的天空和平日一樣高遠。街市上商賈往來、叫賣聲不絕於耳，一派安寧祥和的景象。然而，這片平靜突然被一位形單影隻、衣衫襤褸的道士打破了。

這位神秘的道士每天出沒在城中人流最密集的鬧市。他不化緣，也不擺攤算命，只是神色焦急地在街頭奔走，用沙啞而高亢的聲音向著過往的行人一遍又一遍地大聲呼喊：「牛鳴地裂！牛鳴地裂啊！」

當時的街坊鄰里和達官貴人們，正沉浸在歲月靜好之中，誰聽得懂這四個字的意思？在大家眼裡，這個蓬頭垢面、滿口瘋話的道士，不過是個神智不清的瘋子。

人們有的冷眼旁觀、有的出言嘲諷，家長們甚至拉著孩子遠遠避開，生怕沾了晦氣。

道士看著周圍那些嬉笑、冷漠、毫不在意的面孔，眼中充滿了悲憫與無奈。他知道，這座繁華的府城即將迎來毀滅性的滅頂之災，而他提前三年的預警，卻沒有一個人願意靜下心來聽一聽。

在無數次的呼喊與嘆息之後，道士深知天命難違，只好搖著頭，悄然離開了寧遠府，從此消失在崇山峻嶺之中。

賢官牛知府的到來是預兆

道士離去後的第二年，即公元1848年，寧遠府迎來了一位新的掌權人。他就是新任知府牛樹梅。牛樹梅（公元1791～1875年），字雪樵，號省齋，是甘肅省通渭縣人。在晚清官場中，他堪稱一股難得的清流，他爲官清廉如水，愛民如子，決策公正嚴明。

在到任寧遠府之前，他就因爲民請命、平反冤獄而深受百姓愛戴，被百姓尊稱爲「牛青天」，甚至有「大牛白牛，衣食無憂」的民謠流傳（白牛指另一位賢官白鎔）。

牛樹梅到任後，立刻著手整頓吏治、興修學堂、寬緩刑罰、體恤民情。寧遠府的百姓們無不額手稱慶，高興地說：「我們迎來了一位眞正的父母官！」全城上下對這位知府大人讚不絕口。

然而，命運的齒輪此時已經悄然契合。這位深受愛戴的知府大人姓「牛」，他的到任，恰恰無形中應驗了三年前那名瘋道士口中的「牛鳴」之讖。

預警的後半句「地裂」，正潛伏在寧遠府地下深沉的岩層中，如同一頭巨獸，正緩緩睜開恐怖的雙眼……

八月初七 災難突然降臨了

公元1850年9月12日（清．道光三十年八月七日）的深夜，寧遠府城在沉睡中迎來了預言中的災難。約在晚上10點左右，沉悶的隆隆聲突然從地底深處傳來，如同千萬輛戰車同時滾動。緊接著，大地開始劇烈顚簸、瘋狂搖晃！

城牆在呻吟中崩塌，宏偉的衙署、精美的廟宇、成排的民居如同紙糊一般，在幾秒鐘內紛紛解體倒塌，化爲廢墟。

現代地質學和地震學家經過考證研究，判定這次「寧遠大地震」的震級高達里氏規模7.5級，震央烈度達到了極爲恐怖的10級。全城房屋傾倒殆盡，而那些前來寧遠府經商、客居的外地旅人，更因身分、姓名難以查清，遇難人數根本無法計量。

據歷史文獻統計，大地震共造成2萬652人被壓死，震毀民房瓦屋與草房共計2萬6106間，受災災民超過13萬人。

遲到領悟 劫後餘生的警示

地震過後，滿目瘡痍。倖存的百姓們在廢墟中搜救親人、痛哭流涕。當他們在驚恐與哀傷中稍微安頓下來，聚在一起回顧這場慘劇時，突然，有人猛地一拍大腿，回憶起了3年前那個在街頭大喊「牛鳴地裂」的道士來。

「牛鳴地裂……牛鳴地裂！天啊！那道士說的都是眞的！」這句話在災民中迅速傳開，所有人瞬間如遭雷擊，恍然大悟。

原來，「牛鳴」指的正是深受大家擁戴——姓「牛」的知府牛樹梅大人到任主持政務、發號施令（鳴）；而「地裂」，指的就是這場地動山搖、城池陷沒的毀滅性大地震！那名瘋瘋癲癲的道士，根本不是甚麼精神失常的瘋子，而是一位修行得道、能預知未來的眞人！

百姓們這才痛心疾首地領悟到：神仙曾給了他們整整3年的時間去避難、去反省，但因爲自己的無知與不信，生生錯失了這場能救命的機緣。

城隍託夢 官神道因果玄機

在這場世紀大地震中，有一個奇蹟——深受百姓愛戴的知府牛樹梅大人，奇蹟般地活了下來。當晚，他所在的府衙書房塌陷，他本人被壓在瓦礫之下，僅受了一點輕傷，很快就被隨從救出。

然而，看著自己治理下原本繁榮安寧的城市，一夜之間化爲廢墟，2萬多名無辜的子民慘死，牛樹梅心中悲痛萬分。

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責與憤怒中。他想不通：自己爲官清廉、愛民如子，自問沒有做錯甚麼，爲何上天要降下如此嚴厲的懲罰？難道冥冥之中的神明，竟是如此糊塗、不分善惡嗎？

憤懣之下，牛樹梅寫下了一篇言詞激切、質問神明的祭文，並在廢墟中臨時搭建的城隍廟裡焚燒，向城隍爺質問上天爲何不公？爲何讓善良的百姓遭受如此浩劫？！

當天夜裡，牛樹梅在朦朧中做了一個無比清晰的夢。夢中，他被請進了一座威嚴的殿堂，主座上坐著的正是寧遠府的城隍爺。城隍爺對他非常客氣，一見面就拱手致意，並嘆息著說：「牛公，請勿憤怒。您上呈的祭文我已經收到了。

天道無私，因果昭然，這場大地震並非上天糊塗，而是衆生共同的業力所感召啊！」

鐵證省思 道德敗壞的警鐘

在城隍爺託夢的對話中，牛樹梅依然有些不解，他問城隍爺：「難道兩萬多人裡，就沒有一個好人、沒有一個貞潔的女子嗎？」城隍爺回答道：「天律無私，豈會玉石俱焚？那些命中不該絕的善人，神明早已在冥冥之中做好了安排。

有的在震前被引導出城去探親；有的臨時生病，留在家中。避開了垮塌之處；還有一些即使被埋，也像您一樣安然無恙。

至於那些命該絕的人，即使平時僞裝得再好，其內在道德也早已敗壞。神明記錄在案，因其罪業滔天，才降下此劫，以地震來清理這些道德徹底敗壞的人。」

從夢中醒來後，牛樹梅半信半疑。然而，隨後幾個月的抗震救災和清理廢墟工作，卻給了他一個震撼靈魂的「鐵證」。

據薛福成《庸庵筆記》的確鑿記載，官兵和百姓在清理全城瓦礫、搬運遇難者屍體時，竟然陸續從各處廢墟中，挖出了男女赤身或在被窩中合抱的屍體多達三千餘具！官府核對戶籍和親屬關係，發現這些男女中，眞正具有合法婚姻關係的，竟然只有八百多具！另外2千多具，全是不正當性關係，通姦、私通等。

在那個禮教森嚴、表面注重名節的清代社會，這個龐大的數字扯下了寧遠府繁華背後，最後一塊遮羞布！

中國最需要的基礎建設

文/吳洪森

【看中國訊】一提基礎建設，人們想到的是高鐵、公路、橋樑、機場、港口。但有一種基礎建設，中國一直欠帳。那就是信用。信用，才是市場經濟真正的地基。

市場經濟不靠命令運轉，靠信任運轉。

買賣雙方敢交易，是因爲相信合同會履行。企業敢投資，是因爲相信產權會受到保護。銀行敢放貸，是因爲相信債務會償還。老百姓敢消費，是因爲相信明天不會比今天更壞。

所有這些相信，歸結爲兩個字：信用。

信用越高，交易成本越低。信用越低，甚麼事都得靠關係。

靠關係才能辦事，說明制度不可信。靠熟人才能成交，說明合同不管用。靠層層擔保才能放貸，說明整個社會都在爲不信任付出巨大代價。

這個代價，是隱形的，但眞實的。信用不只屬於個人，更屬於制度。一個企業失信，失去客戶。一個人失信，失去朋友。一個政府失信，失去的是整個社會的信心。

政策今天鼓勵，明天限制。規則今天如此，明天又變。承諾無法兌現，預期不斷落空。人們自然不敢長期投資，不敢放手創業，不敢放心消費。

經濟遇到困難，很多人首先想到降息、發錢、刺激消費。這些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。眞正決定經濟活力的，不只是貨幣，是信心。

信心的背後，就是信用。

信用是最昂貴的資產，也是最脆弱的資產。

建一座大橋，幾年夠了。建一個信用社會，往往需要幾十年。

但毀掉信用，可能只需要幾件事。

任意查封一家合法經營的企業，讓一百個準備投資的人打退堂鼓。讓一位民營企業家在沒有清晰罪名的情況下消失，讓整個行業開始觀望。改一次規則不打招呼，讓所有人重新評估這個市場還值不值得信任。

一次食言，抵消十次守信。

信用不能靠宣傳建立。靠宣傳建立的，叫形象，不叫信用。

信用只能靠一次又一次兌現承諾積累。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信用才能穩定。

契約得到尊重，信用才能成長。

產權受到保護，信用才能增值。

規則保持穩定，信用才能沉澱。

以上這四條，缺一條，信用就少一塊。

世界各國眞正的競爭，表面是科技競爭、產業競爭、資本競爭。

更深層的競爭，是信用競爭。

科技可以買，設備可以進口，人才可以培養。

唯獨信用買不來。

它只能一點一點積累，一次一次兌現。今天的中國，不缺高樓，不缺高鐵，不缺港口，不缺工廠。

最缺的，是讓人敢於相信明天的那種確定感。

如果只能選擇一種最重要的基礎建設，那不是更多的高樓，不是更多的高鐵，不是更多的工業園區，而是信用。

因爲信用，能夠降低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。

因爲信用，能夠恢復市場信心。因爲信用，能夠吸引資本、留住人才、激發創新。

一個國家最大的競爭力，不是擁有多少鋼筋水泥，而是擁有多少值得信賴的信用。

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）



